

舒乙:父亲老舍的藏画(上) ◆ 解宏乾

“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如是说。前段时间,一场画展,一场拍卖,众人真正见识了老舍的收藏,件件精品,样样难得。

4月24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画展,“老舍、胡絮青珍藏字画捐赠展”。老舍的子女将父母珍藏了六十多年的一批极有艺术价值的中国美术代表作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这批画作一共十三幅,其中八幅是齐白石的,三幅是傅抱石的,一幅是林风眠的,一幅是黄宾虹的,都是早已闻名天下的杰作。其中有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以及齐白石以苏曼殊的四句诗为主题创作的《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捲抱秋花》《几束寒梅带雪红》等精品。

紧接着在5月10日的嘉德春拍上,“老舍胡絮青藏画”专场上了16件作品,包括八张齐白石、四张黄宾虹、两张吴昌硕、一张傅抱石和一张于非闇,最终全部成交,成交额为1.676亿元。舒乙代表老舍的四位子女表示,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建立老舍文艺基金,赞助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市老舍文艺基金会、老舍文艺奖、北京老舍纪念馆、青岛骆驼祥子博物馆、重庆四世同堂博物馆以及正在筹建的济南老舍故居纪念馆等。

老舍对画的痴迷是出了名

的,此前,不少文章中,或多或少看到过老舍收藏的小故事,零零碎碎,难以梳理。记者借此机会,与舒乙先生相约他家采访,专谈老舍先生藏画。

老舍收藏书画是种“幸福”

在一篇叫《恋》的短篇小说里,老舍这么写道:“在北平的琉璃厂,我们都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人。第一种是规矩矩矩,谨谨慎慎,与常人无异的。他们假若有一点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喜欢收藏字画、铜器或图章什么的。这些人大致都有点学识。他们手中一有了余钱,便花费在使他们心中喜悦而又增加一些风雅的东西上;第二种人便不是这样了。他们收藏,可也贩卖。他们看着似乎风雅,可是心中却与商人没什么差别。他们的收藏差不多等于囤积。”

这前一种,算是他对自己的真实写照。老舍收藏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舒乙回忆道,早在老舍去伦敦讲学的时候,就开始收一些小画片,包括带画的明信片。“那时他的工资很少,一年250英镑。在他提出请求之后,才涨到300英镑。虽然他生活很拮据,但还是买了很多画册、画报回来。1929年夏天,他在回国之前,到欧洲其他国家参观旅游了三个月,去了不少国家知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古迹,购买了一批画册和画片,包括伦勃朗、米开朗基罗等人的作品。后来,他经常拿出来翻看。可惜,抗战时,绝大部分丢在了济南,连同他的藏书,全军覆没。”

老舍曾一再说,在各种艺术中,他“很喜欢看画”,“特别喜欢图画”,“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他甚至把欣赏到好画称作是一种“幸福”。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到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1933年,老舍的好友许地山也已从英国归来,住在北京西城,离齐白石所住的跨车胡同很近,而且与之过往甚密。于是老舍写信请许地山代为向齐白石求画,按当时的润笔付酬。画好后邮到济南,打开一看,是一张《雏鸡图》,“《雏鸡图》白石老人画过不止一张,但这一张却不同寻常。画幅相当长,裱好之后矮一点的房子竟挂不下。画的右上角是一只鸡笼,笼盖刚刚打开,一群小绒毛鸡飞奔而出,跳满整个画面。笼内还剩一只,在打蔫,另一只则刚醒过来,张开小翅膀,飞着就出来了,唯恐落后……”舒乙描述得活灵活现,“他如获至宝,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

老舍到了武汉之后,和画家来往渐多,藏画也渐渐多了起来。最早出现在重庆阴暗小屋中的画有林风眠的山水,赵望云的乡间小景,徐悲鸿的雄鸡,还有沈尹默的书法。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藏画与日俱增。家里客厅的西墙是他挂画的主要阵地,虽然仅能并列四幅,但架不住他老换。在文



■ 齐白石《蛙声十里出山泉》

艺界的朋友们之中,此墙获得了“老舍画墙”的美称。

老舍对自己的藏画不叫收藏,叫“积藏”。老舍说,他喜爱画,“可不是收藏”,原因有三:一是“不会鉴别古画的真假”;二是“没有购置名作的财力”;三是“不爱那纸收色退的老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还收藏了大量京剧名伶所画的扇子,“这逐渐成为老舍的一个专项收藏,而且这个专项没有第二人。”舒乙介绍道,“他和这些演员非常熟。其中有几位是莫逆之交,包括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下小馆喝酒。通过这种接触,他知道

这些人都会画画。这些传统的京剧演员有一个特点,在他们学徒以及成名的过程中,都有很多大文人帮助他们,有的帮助写剧本,有的帮助排演。受这些大文人的熏陶,慢慢他们的文化都比较高,文人气质很浓。于是,老舍开始特意收集他们所画的扇子,多数能叫得出名字的名家、名角的都有。”

唐云传

郑重

9.杯水画展打响了第一炮

吉祥寺是佛门净地,世俗的人是不好在这里久住的。不久,唐云就在江苏路洛阳村找到一所房子,全家就由吉祥寺搬了出来。这所房子不大,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连窗帘布也没有。房子虽然小,十四口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但唐云感到总算结束了漂泊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心中安定了许多。

唐云画画是为了生存,他艺术上的成就,在这初闯上海滩之际,还难以预卜。此时,唐云在想着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要活下去,就要把画卖出去,这当然首先就要有人来买你的画。要在上海滩立住脚,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创牌子。抗战初起,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上海汇集了许多难民,无以聊生,能不能给难民做点好事?唐云和若瓢、邓散木、白蕉商量,决定举办一个画展,把卖画的钱捐献一部分给难民,这种捐献的数字虽不可能太多,对因饥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也可以聊补无米之炊。办画展总得有个题目啊。“就叫杯水画展吧,我们所捐献的,也只能起到一杯水的作用。”邓散木的艺术虽然冷峻,但他的心肠是很热的。唐云、若瓢、邓散木、白蕉四人商定,当即作了分工。若瓢交游广泛,善于组织,加上他那身袈裟也很有号召力,整个画展的组织工作由他主持。

邓散木的书法,家里已经积存了不少,白蕉也是写字。和唐云相识之后,经唐云的指点,也能画几笔兰草,无论是写字或画兰草,都是比较方便的。唯独唐云画的是山水,这可是个细致的工作,不能急,还好在延庆寺他画了一百多张,都带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要找些人捧捧场啊。”唐云说。“请小报的记者来,都是朋友。”若瓢说。由若瓢出面,把新闻记者郑逸梅、陈灵犀、唐大郎、卢滢芳、龚之方都请了来,这些都是经常出入吉祥寺的朋友,这时也都是唐云的朋友了。除了新闻记者,他们还请了一批喜欢书画的文人出来捧场。当时的饭菜很便宜,只要



两元钱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桌。饭后,唐云又送每人一张画。“我是初到上海,请各位帮忙。”唐云双手抱拳,频频致意。

“杯水画展”在大新公司四楼举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邓散木的字就不用说了,就是那“粪翁”的署名,也引起人们的浓厚的兴趣,要探讨这个名字的含义,为什么别的名字不叫,偏偏要叫粪翁呢?在上海,许多人都知道若瓢是位和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和尚也会画画,自然也引起人们的兴趣。白蕉在上海已经混了几年,他的字已小有名气,可是他的兰草却很少有人看到过。而初到上海的唐云,虽有唐伯虎这个别有风韵的雅号,人们对他的画则是陌生的。上海画坛黄大痴的不乏其人,有的临摹黄大痴的《富春山居图》,却很少能有人得富春江真山真水的神韵。唐云的山水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黄大痴的笔意,但他在富春江畔的大石斋毕竟居住了一年,沐浴着富春雨雨江风之灵气,并把他糅合进自己的艺术中,一派富春江生机勃勃的景色呈现在画上,再加上诗人王太真在画上题的清丽诗句,给人带来了耀眼的清新。

报纸上更是热闹了,每天都有消息,介绍画展作品销售情况,还有对画家介绍的专题文章,放在首位的当然是唐云了。这次画展最为成功的还是那“杯水画展”的题名,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就凭这个画展的题名,就能把爱国热情的火焰点燃得更旺。画展的收入又是为了救济难民,大家都带着正义感来参观,或者购买字画。上海美术界的知名之士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等都前来参观,为了支持画展的成功,他们都订购了展览会上的作品。

果然不出所料,画展连续展览了九天,展出的作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一再复制,真是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一时买不到宣纸,就用白道林纸画。唐云的一张《丝瓜纺织娘》就复制了三十多张。

这次画展,不论是字或是画,亦不论是山水还是花卉,统统是五元钱一张。画家自己留二元,捐献二元,还有一元留作活动经费。唐云的收入不只是解决了全家生活费用,度过家庭经济危机,还把静安和尚借给他的二百元钱还清了。

29.找个贴补家用的活儿

2003年正月底,我刚寻觅好门市房要租赁时,妈妈却病倒了。

早在我住院那会儿她就头晕失眠、面部肿胀,尿量减少,她想可能累着了,就在小诊所买了点药,她想无论如何支撑到年后再说。谁知,在喧闹的元宵夜,她竟全身抽搐,我立即把她送到人民医院,诊断很快出来——尿毒症!

犹如晴天霹雳,我登时愣在那儿。妈妈虽说一直瘦弱,却从来不曾有过大病。咋跟尿毒症沾上了呢?一定搞错了!将老人转到附近的部队医院重新检查,结果外甥打灯笼——照旧。

手捧诊断书,泪水在脸颊上疯狂流淌——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心碎的了!地球人都知道,尿毒症最佳治疗方案是肾移植,我却不知综合费用竟要二十多万!真是不病不知道一病吓一跳啊!这才叫屋漏偏遇连阴雨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即使不吃不喝,即使砸锅卖铁,即使债台高筑也要挽救妈妈的生命——这是我毫不犹豫、毫不动摇、毫不含糊的信念!

第一行动就是捐肾,却因血型不同被否决。只好做好血液透析边等匹配的肾源。

做肾移植的费用终于筹够了,却并没有合适的肾源。而做血透的费用每月要上万元,如果拖下去,恐怕把借来的钱花完了还没能做上手术,等一旦有了适合的肾却又拿不出钱来,我为此忧心如焚。为了扩展搜寻肾源的渠道,我把妈妈的病历投到省内十几家大医院,而且在网上发了求助帖子。然而,发出去的消息都如沉大海,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煎熬中,我意识到不能坐等,必须找个既不耽误给妈妈治疗还能补贴家用的活儿。干啥呢?不能到集体单位,因为我了解单位的工作制度,偶尔请假还可以,这么频繁根本不行!给个体户打工?也难,个体户更讲实际。摆摊位做小买卖?好像也不合适。

热水器坏了,只好到浴池去洗澡——嗯?搓澡的人咋那么多啊?眼睛一亮。原本没打算搓澡的我,补上五元钱的搓澡费。小媳妇给我

搓澡时,我像拉家常似的问她一天能搓几个,一个挣几块,她说一天能搓四五十个,一个提三块。哟,收入蛮可观呐,这工作,在时间上也不会受限制吧?因搓澡的大都不止一个,可自由调节呢!可自己毕竟当过演员、播音员、文员,现在沦落到做搓澡工,自尊上过不去,土话说是掉价儿。这个顾虑让我一夜未眠,天光放亮时才想通:自己本身农村女子,有啥价儿?既没价又有啥可掉?再说,这工作注定是骑驴找马的过渡活,有合适的再调嘛!当然,如果被父母知道会心疼,女儿知道会抬不起头,田野白云知道会难过,因此应聘时,还是避开闹市去了偏僻的开发区。

老板瘦高、干瘪、尖嘴猴腮,三十几岁却满脸脑袋猪头纹,打扮很另类。我去第二天,他就找我单独谈话,目光猥亵。“过去做啥工作呀?气质这么好,搓澡不是大材小用吗?”“无业游民呢,别说大材,小材也没有呢。”“就冲你这长相,给你妈挣点治疗费还不简单?不用半年。”“你说啥?”赤色火焰在我的眼睛燃烧!哼,即使拉棍子要饭,我也不可能出卖身体、灵魂和人格!猪头纹赶紧改变语气。

“嘿嘿嘿,别误解,我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处个情人嘛。我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愿意,我保证给你介绍个大款……”“既然你这么喜欢钱,还是把大款留给嫂夫人吧!”我转身就走。

“大姑娘要饭吃——死心眼!”背后传来对牛弹琴般的叹息。

跟我一起搓澡的于姐对我的到来很抵触,因为生意时好时坏,忙时两人忙不过来,闲时一个都闲。但既然有了两人就要均摊,所以我或多或少还是抢了她的活儿。意识到这点,我决定在生意清淡的上午不来洗浴,然后到家政公司找了一份需上午工作的钟点工。

于姐渐渐体会到我对她的善意,也慢慢知道了我的困境,她怀着感动迅速接纳了我,并把按摩、刮痧、拔罐、盐水浴等技术传给了我。这样,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最多的一天竟挣了二百!我不是没问过钱,但领到那一日一结的二百元时却颤抖着双手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不可抑制地淌出来——那是一下午一晚上搓了近五十个澡做了十几个盐水浴的劳动成果啊!

养女

刘洁

